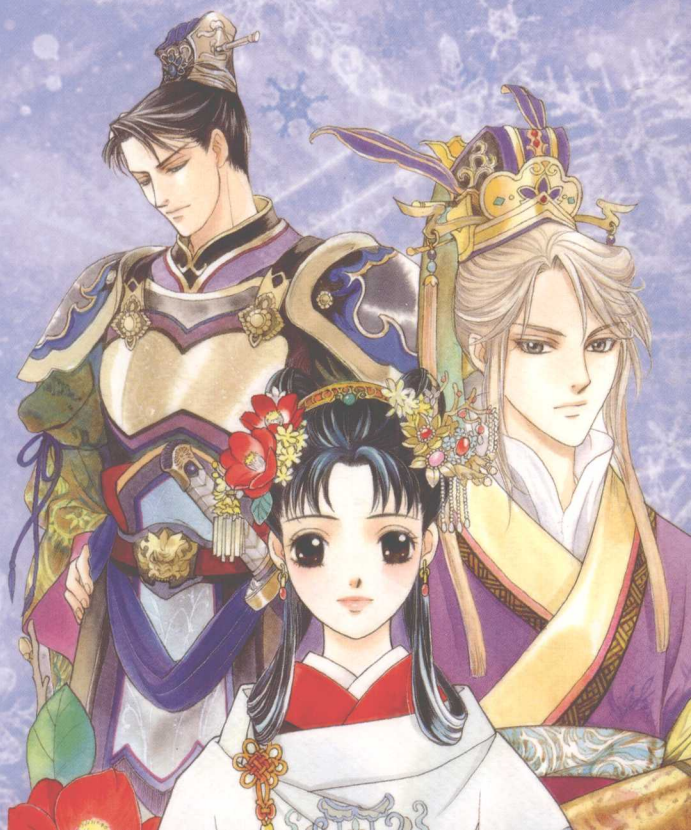


雪乃纱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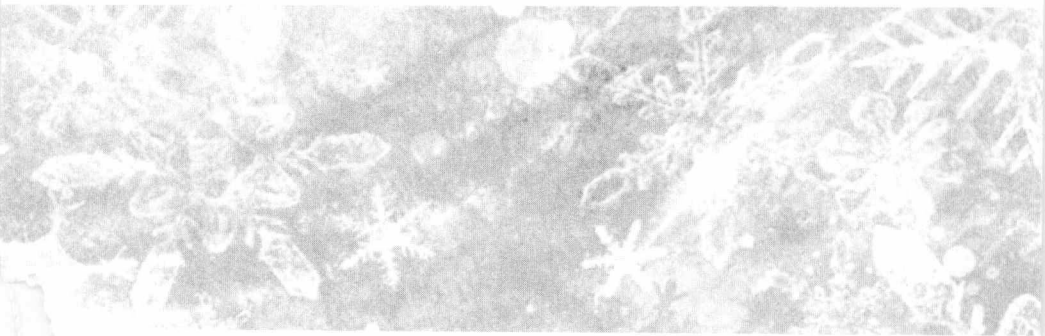
彩云国物语

黑之月宴 · 残银漏急



南海出版公司

〔日〕雪乃纱衣◎著 吕相儒◎译



彩云国物语

黑之月宴·残银漏急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云国物语：黑之月宴·残银漏急 / [日] 雪乃纱衣
著；吕相儒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9
ISBN 978-7-5442-4543-2

I. 彩… II. ①雪…②吕…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120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7-080

SAIUNKOKUMONOGATARI SHIKKOKU NO TSUKI NO UTAGE by SAI YUKINO
© Sai YUKINO 2005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AIUNKOKUMONOGATARI KEKEYUKU HAKUGIN NO SUNADOKEI by SAI YUKINO
© Sai YUKINO 2005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CAIYUNGUO WUYU HEIZHIYUEYAN · CANYINLOUJI

彩云国物语：黑之月宴·残银漏急

作者	[日] 雪乃纱衣	插图作者	[日] 由罗绘里
译者	吕相儒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崔振江		
内文制作	郭璐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张	10.5	字数	160 千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数	1—18000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4543-2	定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黑之月宴

序 章 5

1. 封锁琉珩 15

2. “花”之邀请函 42

3. 异种生物 66

4. 鲜血、尊严、死亡 81

5. 后继者 105

终 章 157

残银漏急

序 章 173

1. 流星闪烁 180

2. 心如彩霞 219

3. 王座之人 240

4. 工部攻略（上） 253

5. 工部攻略（下） 267

6. 无影之梦 291

终 章 321



黑之月宴



他焦躁难安地留在厢房等待。

每次都是这样。明明是他负责联系本家，他却无法出席聚会，而是被带往等级显然很低的房间，等候时甚至连一杯茶水都没得喝。他一向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而大哥总是那个占尽便宜的人。

“哼……不过，今天就难说了。”他面露讥笑。

无论大哥如何功成名就，即便是随侍于国王身边的近臣，这一切也只局限于王都贵阳。大哥地位再崇高，一旦回到茶州，最多是个旁系出身的低等贵族，只会被那群老爱吹毛求疵的族人当成一夕发迹的小伙子，大加嘲弄。他甚至怀疑他们究竟有没有办法面对面谈事。

青年想象着那副情景，感觉颇为痛快。蓦地，他拧起眉心，似乎听见从正房的方向传来近似惊叫的声音。这间厢房较为偏远，倘若听得见从正房传来的声音，那音量必是相当惊人。

“发生什么事了？”他犹豫着是否该离席——毕竟他也没有足够的胆量，敢擅自在本家宅邸四处走动。

经过片刻，周遭鸦雀无声。虽然感到莫名的不安，他还是决定待在这里，不轻举妄动。此时，他从窗口瞧见一名家仆脸色铁青，踉踉跄跄飞奔而过。见家仆神色很不寻常，他走到长廊喊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家仆抬头望了他一眼，随即露出一副力气耗尽的模样，瘫坐在地上，

全身打战，视线模糊，显然已经无法正常思考。他向来最受不了下人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于是不耐烦地再次询问：“蠢材！我在问你是怎么回事，再不回答就当场砍了你的头！”

或许是对这句话里的某些字词有反应，家仆发出哀号：“啊！老……老爷……和少爷他们被……被杀了！”

他神色慌张地踏进正房，一股扑鼻而来的血腥味让他忍不住掩住鼻子——不会吧！

房内寂静得可怕，甚至听得见呼吸声。按住悸动的胸口，他全身冷汗直流，战战兢兢地往里面走去。

房门内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这里是聚会的场所，本应是本家之人齐聚一堂之处，也是前一刻大哥前往之处。

仿佛受到引导一般，他的手颤抖着伸向房门。他有预感：这个房间里一定出了事，自己将亲眼目睹什么样的情景呢？

果然，他没有猜错——本家男子几乎全部横死，成为一具具尸骸。在遍地横陈的死尸之中，只有一名活人。那名青年背对着门跪在地上，手上抱着一个人，一听到开门声，随即转过头来问：“仲障，是你吗？”

望见那双冷澈的眼眸，他——茶仲障倒抽了一口气：对方脸上的表情消失殆尽，宛如被鬼神附身一般。

“大哥……”

茶鸳洵将怀中的人横放在地上。仲障的目光下意识地追逐他的动作，才发觉地上的人正是与大哥交情深厚的本家嫡长子。这名青年虽然身为继承人，却生来体弱多病，被认为无力胜任宗主职务。或许是原本就皮肤白皙的缘故，失去性命的人看来像是睡着了一样——假如大哥的剑没有贯穿他的胸膛。

鸳洵缓缓地拔出自己的剑。对方的鲜血飞溅而出，染红了他浅色的

外衣，但他仍是丝毫不为所动。

就在此时，一个人影与杵在原地不动的仲障擦身而过，如风一般奔跑上前。那是一名美丽的女子，甩动着乌黑秀发，紧紧揪住鸳洵大吼大叫。仲障听不清楚她说了些什么。他就像发高烧变得神志不清似的，只能紧盯大哥的面孔。

鸳洵用力一甩吸了茶本家嫡长子鲜血的长剑，不经擦拭便收进剑鞘。

“本家的后代，全部亡故。”他的声音犹如月光下的冰刃般清晰透彻，“现在由我——接任茶家宗主。”

仲障有种错觉，仿佛这个声音响遍了全国各地。

如果是大哥，应该没问题吧。他一定能站上原本连想都不能想的一族顶点——以全身沾满一族鲜血的姿态。

听闻这桩前所未有的惨案后，一族人在这一天陆续屈服于茶鸳洵——这个此前他们根本不屑一顾的年轻人。

不久之后，旁系出身的青年破例成为彩七家之一茶家的宗主，这个消息也远播至王都。

序 章

少女停下采摘野菜的手，抬头望着林立的树丛。

她年约十六七岁，五官端正，如同清澈的水般独特的气质比她的美貌更令人印象深刻。她一身打扮固然朴素，但言行举止明显不同于一般村姑。

秋天的气息逐渐转浓，连天空的颜色也会随着季节的更替而改变，少女来到山上之后，才明白这一点。

那天她于千钧一发之际逃离大叔公的魔掌，然后被浪燕青带到这座以险峻闻名的高山上的小草庐，回想起来，这些仿佛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春姬你听好——”敬爱的祖母大人于危急时刻想办法让她逃命，据说目前正遭到大叔公大人软禁，“观测星象，估算时间，然后等待‘机会’到来！”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过了数月。

“春姬姐！”

忽地传来呼喊声，一名少年冷不防从树一跃而下。

“你到这里来啦。真没想到春姬姐体力这么好。”仅有十来岁的少年开朗地笑道，随即惊讶地抓起少女的手，“被树叶割伤手指了？等回家再

配药好了，正好曜春摘了新药草……刚来的时候，你的手明明像千金小姐的一样……”

少年垂下肩头，春姬用纤细的食指抵住他的嘴唇，缓缓摇头。无法说话的春姬只能采用这种方式表达，但少年总有办法意会。

“真希望药草能让春姬姐发出声音。”少年面露略显成熟的笑容，如此说道。他的善良体贴令春姬心生感激。

拾起装满了野菜的篮子，少年背对春姬蹲下来，说：“春姬姐，你第一次采野菜一定很累吧。来，我背你，不然以春姬姐的脚力往山上走，回到家大概早就过了午膳时间，不用客气。”

据弟弟曜春说，大哥翔琳从去年夏天开始就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长高。现在春姬得稍稍仰起头才能对上他的视线。听了这个好心的建议，春姬坦然颌首。以她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她是绝不可能让男人背着走的，但这个比她还小的活泼少年成了第二个例外。

翔琳犹如背着婴儿一样轻松站起身，像阵风般往前奔跑，以惊人的速度奔上陡峭的山坡。才花费了春姬下山一半的时间，他就抵达山顶附近的小草庐，呼吸不见一丝紊乱。

“头目、春姬姐姐，欢迎回来。午膳刚刚准备好了。啊！采了好多野菜呀，那就拿来做晚膳好了。哎呀，这个有红色和黄色斑点的是毒菇。”

面对这个重大失误，春姬还来不及大吃一惊，翔琳的拳头已经先行挥出。“笨蛋曜春！怎么可以让姑娘家下不了台！人家特地为我们采野菜，你却连声谢谢也没说。这种事事后偷偷提醒就好。凭你这副德行，想成为第二代义贼‘茶州秃鹰’还早得很哪。”

“啊，是我思虑不周。真是非常对不起，春姬姐姐。”

从少年背上下来的春姬挥动双手，表示没关系，连忙深深一鞠躬表示抱歉——这种香菇看起来很好吃，没想到居然是有毒的。在这里，她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很开心。

春姬微笑着，望着这对活泼的兄弟。倏地，她的视线投向山下，脸上瞬间蒙上一层严肃的锐利之气。与浪燕青挑选的“护卫”一同度过了将近一年，没想到日子是如此平和安稳。然而，她不可能长住此地。

风吹拂而过。她闭上眼，脑中浮现的是小时候她扭伤脚时背着她、大她两岁的堂哥——笑容温和的茶克洵。

“等机会一到，做你认为该做的事。”

所谓的机会近了。她必须随着这阵风采取行动。

随着呼吸，春姬吐露出无法化为言语的思念。

郑悠舜给公文盖上州牧代理官印。盯着堆积如山的公文，他不禁蹙起眉心，这阵子工作量突然大增。

接获报告，茶州各地不断发生近似暴动的事件，悠舜派遣州军前往各地镇压，整顿乱象，导致最重要的州都琥珪防守不足。茶家虚情假意地表示愿提供私人佣兵予以协助，他之所以接受，多少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外，州府文官也随同州军一同前往辅佐各地太守，原本就不多的官员更是大为锐减。再加上就任典礼的准备工作，目前的琥珪城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新任州牧的去向及密切注意茶家动静等任务刻不容缓，只可惜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茶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证明目前负责指挥之人能力卓越。纵使不説出口，他也明白此人的身份。

倏地传来一阵脚步声，悠舜停下书写，向来温和沉稳的眼神瞬间添上了警戒之色。单凭脚步声大致可以揣测出访客的身份，例如，巡逻的士兵会发出纷乱嘈杂的脚步声，不时来回走动；换成茶家的人，就会故意大摇大摆慢步走动，身旁则有慌慌张张的脚步声紧紧跟随。然而这个脚步声，规律，缓慢，不间断而优雅地响起，朝着这座原本专门囚禁重

刑犯的高塔最顶层，从容不迫、毫不迟疑地笔直走来，宛若在众人簇拥之下悠然前行的国王一般。

悠舜缓缓搁下笔，紧抿着唇——这就是你的本性吗？

他准确地认出了脚步声的主人。就算独自一人留在孤立的高塔顶端，他仍然可以掌握所有情报；先前金华发生的事件，他也了解来龙去脉。

最后，脚步声在厚重的铁门外停住。

“把自己关在这种地方半年之久，你竟然不会闷得发慌啊，郑悠舜。”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与过去截然不同。曾经让人觉得优柔寡断的优美语调，现在如同一把磨得锐利的刀刃，蕴藏着冷冽阴森的气势。

悠舜微微吐出一口气，道：“我也很希望有时间发慌。伤脑筋的是，就算躲到这里来，事情仍然多得做不完。麻烦您让我忙中偷闲一下吧，茶朔洵大人……请问来此有何贵干？”

悠舜的挖苦换来一阵愉悦的笑声。嵌在铁门上方的小窗格内并未现出对方的脸，只传来饶有兴味的声音：“你真是幸福，居然希望可以偷闲，我一直很想这么说过一次。”

“看来您在金华应该玩得很尽兴。”

“消磨时间罢了。”爽朗的语气并未否认，“到头来还是一成不变，仍然很无聊……郑悠舜，其实我啊，活得非常非常无趣，原本对什么事都毫无干劲可言，即使一时产生兴趣，也很快就腻了。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种缺点。预见未来真的不太好玩，一切变得很无趣，这个世界看起来就像虚幻的泡沫，一下子就破灭消失……我真的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世人对活着这件事都不会厌烦呢？”

隔着铁门传来叮当声。清脆的响声让悠舜攥起眉心，问：“朔洵大人……您现在手上拿着什么？”

“你猜是什么？”叮叮当当，就像述说朔洵的心思一般，他手中之物

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朔洵大人。”

“呵呵，就算你想要，这个也不能给你，这是我唯一能对心上人寄予相思的东西。”令人背脊发寒的柔媚声音，让人不禁联想到他疼惜地亲吻着手中之物的模样，“我说悠舜，真的很神奇，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平凡无奇的石头只不过曾装饰过一个人的头发，就能让我萌生如此特别的心情。”

悠舜叹了一口气。“您恋爱了？”

“没错，是我的初恋，而且是出生二十九年才姗姗来迟的春天，你会祝福我们吧？”

“她身旁的亲人非常可怕，奉劝您趁早抽身。”

“嗯，我知道。我很快就收到了‘非常私密的寒暄’，不过我觉得这种莽撞的行为有点不对劲，他应该被马踢一回。建议你出于同侪的情谊，对他提出这个忠告。”

悠舜一时愣怔。看来黎深已经通过某种特殊渠道，出手阻拦朔洵的恋爱之路。不过面对那个黎深的毒手，他居然有办法逃过一劫。

茶家目前并未受到红家施压，这一点，悠舜非常清楚。红黎深只对茶朔洵出手，甚至算不上警告，他的字典里没有“警告”这种半调子的词。悠舜忘了自己的处境，忍不住发出笑声——黎深，你向来是一旦感情用事，便完全失控，居然会为了别人而自我克制。

黎深饶过朔洵一命，表达由于深爱侄女而不出手的立场。他送来“请多多关照”这种完全不合他一贯作风的书信，也是基于这个缘故。因为在黎深心中，能够帮助侄女的人，除了身为州牧副官的悠舜，不作第二人想。

红秀丽，名门红家的长千金，彩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官员，曾让几乎决定辞官的浪燕青回心转意。

“她告诉我，现在努力还来得及。”

悠舜原本以为燕青不会再回来。他回到州府鞠躬道歉之际，悠舜不知有多么感激秀丽。秀丽担任州牧，最开心的莫过于燕青与悠舜自己。他由衷期待着两名尚未谋面的年轻州牧。“希望您不要为了打发时间，调戏我们重要的长官，请您尽快改变主意，将手上的‘赐花’归还。”

“打发时间啊……”短暂的沉默后，门外传来缀珠饰品的叮叮脆响，对方似乎歪了歪头。

“只有这一次，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恰当，我不会为了打发时间去调戏女人。”笑意不知不觉从朔洵的声音中消失，“能够遇见……那位姑娘与她的二胡，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我听着她的二胡度过整整一个月，居然一点都不腻，连我自己也很惊讶，甚至害怕。”

悠舜蹙起眉心——害怕？

无视沉默不语的对方，朔洵像是自言自语似的继续说：“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或物可以像她那样，让我不会厌烦。只有她能拉奏我喜欢的二胡。这辈子可能无法再碰到让我如此执著的东西了，我甚至觉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此，如果有一天不再喜爱她拉的二胡，我便没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

看来朔洵真的这么认为，不过悠舜准确地读出他潜意识中的情感：这似乎真是他的初恋，他甚至不知道有一种自己无法掌握的情感。

悠舜再次略加修正关于朔洵的情报。他静静吐出一口气，忽地抬起脸道：“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吧，请问来此有何贵干？”

门外面传来含着轻笑的声音，似乎是临时想起来一般：“啊啊，差点忘了。我是来替祖父大人传话的，传达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小事。”

悠舜感觉，好像亲眼目睹了门外的茶朔洵将笑容从那张端正的脸庞上缓缓褪去的光景。

“祖父大人希望你行使代理州牧权限，立刻全面封锁琥琮。”

现在的悠舜确实拥有封锁茶州州都琥珪的能力。他目露利光，抿紧嘴唇：“我想请问其中理由为何，因为新任州牧大人尚未抵达琥珪。”

“所以才要这么做呀，我想这是祖父大人给的下马威吧。”

“如果我拒绝呢？”

“恐怕琥珪会状况连连吧。对了，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有什么需要，我会尽量帮忙，你的兴趣应该不像祖父大人的那么低级，所以我可能会替你实现。呵呵，说说看。我想，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

悠舜不语。

“反正你快要没有用处了。瞧，只要打开这扇门的锁，我就能让你决定自己的死法，不然大概只剩清蒸了哟。祖父大人好像打定主意了。”

悠舜紧紧握拳。如同唱歌一般的优美声音从门的另一端传来：“放心好了，郑悠舜，即使封锁整座城市，我们还是会让你珍惜的那群人进城。你说的是吧？不这么做就不好玩了……在这个地方意气用事是徒劳无功的，我想聪明的你应该很明白。不必现在给我答案，天黑之前想清楚吧，失陪了。”

叮当……清脆的珠玉声不断作响。

“厉害……应该这么说吗？不过，我看你再晚十年出生也来不及了，采取行动的时机也一样。一时兴起的游戏似乎玩得有点过火了啊，茶朔洵。”

悠舜与燕青在接获茶太保的讣闻之际，便采取行动，他们虑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针对各种情形逐一拟定对策。如今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心生动摇。

“接下来就静观其变吧。”悠舜微微一笑，扶着腿部调整坐姿，“真是的，年纪一大，就喜欢自言自语。希望两位年轻的新任州牧大人别嫌弃

我呀。”

真希望早一天与他们见面——悠舜面露微笑。这时，传来近似啄木鸟发出的“叩叩”声，声音并非来自门上的小窗，而是正对面的铁窗。外面只有天空与悬崖峭壁，一片漆黑。从这样的高处摔下去，肯定会像炖了太久的食物一样支离破碎。

此时，窗外冷不防冒出一双戴着黑色手套的手。

悠舜早已习以为常。这双手每次来访，总是灵巧地将铁窗拿下，轻而易举地抛进牢内；等到办完事情准备离开，悠舜便从里面递出铁窗，他再重新装回去。那可是足足有三根手指粗的铁条装成的铁窗，悠舜光搬一根就累得满头大汗，黑色手套的主人竟然当成纸轴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抓起来。

今天，奇妙的双手忽地抽了出去，扔进一个大篮子。

“谢谢您的帮忙，南师父。”悠舜并不诧异，出言道谢，小心翼翼将处理完毕的公文放进空无一物的篮子。他盖上盖子，再绑上绳子以防盖子松脱，然后扶着行动不便的腿部，将不轻的篮子推上窗沿。对方轻松地抓过他勉强搬上去的篮子。

“南师父，真的很不好意思，等这个工作结束之后，能否请您再过来一趟？这是最后一次了。”

“哦，这下跟我那徒弟的约定就算结束了，又可以继续我的武术修行了。”

声音的主人向来贴在外面的墙壁上，从不露脸。悠舜脸上泛起柔和的微笑。“是的。这段日子真的非常感谢您，您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转达给燕青呢？”

“把那些烂账给我还清！”

“我……我明白了。”那大概是南师父自己欠的债，但想到这段时间以来受到师父多方关照，悠舜也不好多说什么。

“那么我会完成最后的约定，稍等一下。”悠舜十分豪爽地挥手。接下来，只听见对方逐步爬下墙壁的微弱声响。

“师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如往常，悠舜忍不住低喃出声，他与燕青好歹也有十年的交情，但从来没有见过南师父一面。

“我师父他呀，有点内向。他常常白吃白喝，肚子虽然很饿，但又不喜欢跟人面对面，往往还不等付账就逃之夭夭。”燕青是这么说的。

悠舜心想，这话好像有点别扭，但的确没错，这段时间往往只闻其声或仅见其影，从来不曾见过南师父的模样，对方确是一位高深莫测的出世高人。

“好了，趁师父还没回来，赶快打理随身行李……”

“久等了！”

“啊？”

听见“快到根本没等多久”的声音，悠舜顿时以为是错觉，他转过头，随即陷入一片黑暗……

“死老头，终于来了啊。”宅邸深处的一处厢房中，一名老妇人缓缓睁开眼睛，她长期以来一直被软禁在这个充满暴发户低级品味的房间中。

去年春天，与她鹤蝶情深的丈夫在遥远的紫州丧命。转眼又过了一年，现在已是终日飘落的树叶染上缤纷色彩的时节。

“怎么这么慢！”与其高雅的气质毫不相称，她不耐烦地转动羽扇，粗暴地摔向桌子。羽扇飘下几根柔软的白羽毛，翩翩飞舞。

受不了这个无药可救的人。他居然在茶州的问题尚未浮上台面之时按兵不动。她以前就看这个人不顺眼，在他往老狐狸精之路勇往直前的现在（那家伙也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个评价也不会改变。

那个狼心狗肺的男人——膏瑶璇，老是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